

【诗歌】



### 云线(外一首)

荆溪

久久,一言不发  
紧抿着  
奇迹在周一傍晚升起  
霞光万丈

亦可能见诸一块石头  
烁闪,消失  
但词语警觉着,注视着  
幸福感不断降临

画云线者须备好多段线  
圈住所要圈住的,闭合处  
片片词语,在同一象限踩过  
自身的鳞片

那天清晨不是单数  
亦非复数,且敏感地  
掉了整个宇宙

### 如何讲述 一个美丽的故事

清空,像个婴儿  
这可多糟糕  
太糟了  
我的兴致是,真实  
塞满了你  
塞满了时间

她天空一样总悬着那月亮  
白天看不见  
夜里才明媚  
我决定把她摘下来,献给诗

起风啦  
你忽然泪如雨下  
这可多糟糕呢  
她穿我画的某个字儿,变成我  
你把泪水缩成一首诗,变成我  
这太糟了

### 拒载

孙毛伟

父亲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。陈斌正在街上载客,闻讯立刻赶到医院。

母亲告诉他,医生说父亲病很重,要尽快做开颅手术。陈斌心一紧,开颅可不是简单事,出半点差错都要命啊。好在母亲说,手术由本院技术最好的神经外科姜主任主刀。想到能由最好医院的最好医生做手术,陈斌心里稍安,暗暗祈祷姜主任妙手回春,挽救父亲的生命。

术前谈话时,陈斌见到姜主任,这一见不要紧,陈斌凉透了。真是冤家路窄啊!怎么会是他?

他和这位姜主任打过交道,是前天的事。这天,先是一乘客在车上吃韭菜包子,瞬间车上充满难闻的韭菜味。陈斌劝他不要在车上吃,那人不听,仍自顾自大嚼大咽,陈斌一气之下靠边停车,那人也不付钱,下车扬长而去。陈斌气还没消,恍惚间又压了双黄线,一百元罚款加扣分,他更窝火了。这时,有人招手要车,就是这位姜主任。他有点像陈斌喜欢的香港影星梁家辉,所以印象深刻,他要去富国路上的和平饭店。陈斌知道这个时候那条路最拥堵,便没好气地说:不去,事后陈斌自己都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。这么多年他从没有过拒载行为,想想还是因为在气头上。姜主任问为什么?他说不为什么,就是不去。人自然来气,说,你拒载,我要投诉你。他指指服务牌说,好啊,你尽管投诉。哪想到这位就是两天后决定父亲性命的主刀医生。

陈斌偷眼再看姜主任,没错,就是他。完了,才两天的事,他肯定不会忘。他会不会也还他个“拒载”呢?他要“拒载”,拒的可就不是一段路程,是一条人命啊!就是不“拒载”,手术台上还会尽全力救治曾对他蛮横无理的人的家人呢?他惶恐不安,姜主任后面说的,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啊风险啊等等他都没听懂,只是嗯嗯地表示了解和同意。过一会儿,他觉察姜主任见到他没有丝毫异样的表情,似乎没有认出他来。这让他生出一丝侥幸,他尽量低下头,让姜主任看不清他的脸。万幸!姜主任两眼始终没在他脸上停留,话语一直平和耐心。看来确实没认出他来,他这才慢慢放下心来。

手术进行九个多小时。晚上十点,手术室门打开了,姜主任第一个走出来,告诉陈斌手术成功。陈斌心上的石头落了地,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位好医生。出院前,陈斌要给姜主任送个红包,姜主任坚决不收。陈斌感激地说,你救了父亲的命,让我怎么感谢你?姜主任笑着说,下次遇到你,别拒载就好了。

陈斌顿时满脸涨红,没想到人家早认出他了。姜主任说,我可长着神经外科医生的眼哦,我早就认出你了。我装不认识是怕你对我做手术不放心,增加心理负担。现在手术完成了,但说无妨。

听姜主任这么一说,陈斌又是羞愧又是感激,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姜主任轻轻拍了他一下说,其实你大可以放心,在生命面前,我们医生是绝不会“拒载”的。

【小小说】



# 水网上的福州

朱谷忠



我曾不止一次想过,能在福州这座水网上的城市居住真是三生有幸。你看,城市与水,相依相偎;水与城市,相辅相成。以我个人在这里生活和活动的范围来说,就有环绕乌山、于山、屏山的几条内河,虽没犬牙交错,却也弯绕斗折,可谓风也轻轻,水也滢滢,木开蓁蓁,流花处处。放眼市中,盘点几十年来我去过、路过的内河还真不少。如茶亭河、新西河、屏东河、湖前河、华林河、安泰河、瀛洲河、打铁岗河、红星河、洪阵河、洋洽河、龙津河等等。还有我熟悉的北起西湖的白马河,颇具水乡风味的三捷河,朱紫坊旁的安泰河,以及以小桥流水的天然景致哺育过闽商的桥仔河和达道河……当然,还有许多旧内河现在已看不到了,但仍在这座城里留下了印迹。有一次去采访,我听一位老福州讲述如今的“虎节路”,说这个名字源自昔日的“虎节河”。他一边说着,一边还忆起远去的那些河边轶事、民俗风情。浓浓的福州腔,直让我想到那股浓浓的虾油味,居然有几分的心醉……总之,许多福州人、外地人,至今仍在内河旁居家,内河旁营生。榕荫傍水的绝妙风韵,亲水生活的特别滋味,让男女老少的笑容也添了几分自在。

目光穿越时光,历史上多少名人志士,都用经典华章,润泽过这一方水土,处处留下他们的身影足迹。是否可以说,汤汤之水的浸润与浇灌,就像血脉一般把福州内外贯通、精神契合,使得闽都文化沉淀出的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的精髓,最终凝聚成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坚固整体?事实上,历史告诉我们,山水是构成城市的要素之一。你看,历代的统治者选择都城,都因势利导,选在明山秀水中进行建筑。诸如泉城济南,自古就有“四面荷花三面柳,半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誉;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武汉,正是有长江浩浩穿城而过,东湖等大小湖泊遍布城里城外,因而也成了我国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大型城市之一。再说昆明,六百里滇池波光粼粼,西山如睡姬般静卧西南,尤其是登上西山龙门远眺,顿有“春和景明,波澜不惊,上下天光,一碧万顷”的感觉。而躺在水网上的福州,既有三山鼎立的绝色,也有西湖波光的秀美,加之温泉遍布,闽江穿城,以及临近大海的气势和情调,极富南方独特的韵味与魅力。不过,虽说福州与水有着天然的亲近,但也易受自然灾害和一些人为的侵袭。因此,治理城市,必得先在“水”字上做文章。曾几何时,福州面对城市内涝和水体黑臭等现象,展开了一场又一场与水有关的奋力攻坚和全新探索。生活中的人们也逐渐明白,只有把水的文章做好了,方能守住城市的安全韧性。于是,一场场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的战役持续进行,多少令人至深的场面,让男女老少铭记在心。其间,我曾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,作为水系综合治理的重要内河之一、全长超4.3公里的流花溪,通过对症施策,已从“伤病满身”变为活力新生——成为这场探索中的一个典范。令人敬佩的是,实践者们通过治理流花溪,更在“景”上下功夫。香积烟雨、流花叠影、荷印梦樱……洋洋十里画廊上,奇迹般重现了“飞花逐流水”的景致。

记得今年四月,我自行前往踏访,发现如今的这条河道,已成为许多市民的休闲之地。晴光绿叶叶翠妍,画舫清溪歌笙箫,沿岸串珠公园内一处处特色景点,成了整治后的流花溪河道的迷人点缀。难怪,连记者在报道中也惊呼:在水清岸绿的美景中,沿着蜿蜒的河边栈道漫步,感受惊喜的游园体验,真是不亦乐乎!

那天我还看到,在园内,除步道可以慢行,还有游船可供人饱览景色,共享惬意时光。这使我想到了福州城区就坐拥58座山体、139条内河,城市建设、绿色空间、公共空间,逐一破题,那得靠多少人无畏接力、踔厉奋发、笃行不怠,才能满足市民和

游客的需求?回去后,在电脑上搜索到几篇资料,说的正是福州展开“千园之城”建设行动,在构建生态廊道、实施生态修复、塑造城市廊道等方面都走在前头,并作出了积极尝试。至此我才明白,与此齐抓共管、齐头并进的,还有依山傍水的大小小的福道、郊野公园、串珠公园和口袋公园等。这一切,与山、水、人、城融为一体,着力打造绿色低碳的生态城市。看到这里,我不由得在键盘上连连按下十多个“赞”!在这里,我还要提到2016年开建的福山郊野公园。我虽是前不久才去过,却深觉满眼新鲜,来得恰当。入园,随处可见蜿蜒的石阶小道,两旁绿树,高低错落,与片片竹林盘旋而上,碧波起伏。放眼四望,到处释放着盎然生机,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负氧离子,清新润肺。最惹眼的,是一片片在秋天盛开各种花卉,粉红的,金黄的,淡紫的,层层叠叠,交相辉映,迷人眼目。

山间,草长鸟飞虫鸣,福道绵延起伏,许多游人徜徉其间,自得其乐。在这里,人与自然和谐同框,每一块石头都有独特的形态,每一株花草都有独特的姿势,每一声鸟都有独特的音韵……仿佛这里的一切,都在重新诠释着人类对自然的全新认识和理解。福州,这座“千园之城”,已然迈进了“推窗见绿、出门见园、行路见荫”的生态画卷。蓦然回首,这一切还得归功于这些年来,福州在水系治理——综合实施山洪防治、淤泥清理、内河拓宽、增加调蓄能力、提升城市管网等方面,为打造安全韧性的城市取得骄人的成绩;而这一切,也更值得今天的文化人,浓墨重彩,写上一笔。

【闽都新谭】



## 最是难忘萝卜干

丁东

前阵子,我连续几天发热,没胃口,啥也不想吃。忽然想起了萝卜干,让妻子去超市买了些回来。几块萝卜干下肚,人顿时来了精神。何以萝卜干有如此功效?实际上是舌尖上的乡愁在作怪。走得再远,尝过再多的美味,念念不忘的还是萝卜干。

在儿时的记忆中,腌咸菜水平的高低,是衡量农村家庭主妇是否会过日子的重要标尺。秋冬时节,母亲趁趁晚秋太阳的余热,抓紧晾晒、腌制萝卜干、地生姜、咸菜等全家碗盆里的菜肴。而在所有的腌菜中,我最喜欢的要数腌萝卜干。萝卜干的腌制,虽没有特别的技术含量,

但需要足够的耐心。择一晴日,母亲挑出成色好的白萝卜,用水洗净表皮上的泥土。削去须根、青头、糙皮、斑点,横切纵剖,均匀成条,条条带皮,粗细如小指。菜刀在砧板上来回划拉,母亲的身影也随之微微晃动、起伏。秋末的暖阳,懒懒地洒了母亲一身,让母亲成了一个带有光芒的人。之后,母亲将切好的萝卜条,均匀地摊铺在筛子里,放在太阳下晾晒,此谓“初晒”。两三天后,萝卜条的外皮萎缩了。打卷的萝卜条表面沾了浅浅的灰尘,母亲把它们沉入水中浸泡一会儿,再捞出来,沥去水分,加入适量粗盐,用力揉搓,直至食盐融化后入缸,层层压紧,腌制三五天,此谓“初腌”。待食盐完全融入萝卜条后,从缸中掏出萝卜条,再次摊铺在筛子中晾晒,此谓“二晒”。晾晒两三天后,再用食盐揉搓,此谓“二腌”。经此“二晒二腌”,把萝卜条装入坛中,压紧压实后,用盘结的稻草塞死坛口,抹上稀泥密封,将坛倒置于墙脚。待一两月后开启坛子,不惊不乍,呈现眼前的便是色泽黄亮、肉质厚实、香气浓郁、脆嫩爽口的萝卜干了。四五十年前,粗劣生活中少不了低调的萝卜干。母亲腌制的萝卜干,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味道。它占据了一日三餐的主位,早上配米粥,中午搭米饭,晚上掺面条,即便吃得这般频繁,我都不厌其味,爱之弥笃。

儿时与萝卜干相关的两件事,时至今日,我依然记忆犹新。一件是,同班个子矮小、家境贫寒、经常参加镇县级数学竞赛的小学同学孙某,有一次在开在村部的食杂店偷吃萝卜干,被售货员抓了现行,交由教我们班数学的校长发落。校长为了给食杂店一个交代,让厉害的女班长领着

孙某去食杂店向售货员道歉。孙某去是去了,但梗着脖颈,犟着就是不肯道歉。此事最终不了了之,但孙同学自此学习成绩一落千丈,捱到初二便辍了学。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心理打击有多大,可想而知。儿时我一直弄不明白,不就是萝卜干吗?村食杂店的萝卜干就这么好吃?直到长大后才明白,村食杂店卖的萝卜干与家常腌制的萝卜干不一样,它由食盐、小茴香、甘草、桂皮、丁香等多种调味品腌制而成,吃进嘴里,脆脆的,咸咸的,甜甜的,让人停不了嘴。

另一件,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秋天,有一天下大雨,没法回家吃午饭。犯头晕病的母亲怕我饿着,托我小舅舅捎午饭到校。我打开布兜,只见一只瓶身并不怎么干净的麦乳精瓶里,盛满了麦粥粥,粥上铺陈着几块萝卜干。见其他家长给同学捎来的午饭不是米饭就是面条,且都配有肉丝、鸡蛋、豆腐、白菜、菠菜、青菜等菜肴,我嫌寒酸,拧开瓶盖,悄悄把几片萝卜干吃了,随后把那瓶粥连同布兜,一起扔进了河里。小小年纪,哪来这么强的虚荣心?隔了遥遥的岁月望过去,心里头依然有深深的愧意涌上来。

从童年到少年、青年,再到中年,我一直与萝卜干相伴。它默默无语,平静如水,咸处味短,淡中趣长。在数十年的岁月中,萝卜干风干的记忆,沉淀的是时间,挤压的是空间,贮藏的是希望,散发的是情愫。

周作人先生说:“我想假设天能够吃饱玉米面和白薯,加上萝卜干几片,已经很可满足了。”萝卜干是否算美食,我不敢确定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,美食的历史,是多数人吃了说好的历史。

【坊巷里弄】



## 我的一天

荆亚

人进入角色,说林黛玉像林黛玉,说贾母是贾母,比如姚锡娟念的《红楼梦》……如果刚下过雨,我边听书边拔草,这时草可以连根拔起。边听书还可以边喂鱼,鱼认得老汉,我一站在鱼池边,鱼儿纷纷聚集,不是“闹事”,是“闹吃”。

鱼有几十尾,稍大一些的,我都认得。不时会少了几条尾,不是被鸟儿叼了,就是被野猫偷吃了。养鱼不易,邻居宽慰我说,适者生存、生态平衡,鸟也要吃,猫也要吃。想想也是,假设鸟是我养的小鸟呢,猫是我养的猫呢?只是可怜了这些鱼儿了。天大冷时,虫或冬眠,或冻死,鸟饿了咕呱,天蒙蒙亮就来捕鱼。后来,我撒了一些小米,围魏救赵,喂鸟救鱼,产生实效。池塘中种了睡莲,睡莲铺了池子三分之一,鱼儿最喜躲在睡莲下面,好像躲在防空洞中。

最重要的,来了“馒头”。“馒头”不做什么事,只在园子中闲逛,鸟也飞,猫也跑,保了鱼儿的性命。“馒头”没书可听,陪我逛一会儿就去吃早饭,饭毕,懒懒地趴着。“馒头”烦我,我却得为他干活。拿着夹子,在草地上捡它的屎,倒入一个密封的大桶,留作肥料。插队时,农民照顾学生娃娃,有时让我们“吃软工”,去捡牛屎,

“馒头”的屎才那么一小团,却让我想起一坨一坨的牛屎,有点带辣生涩的泥土味。所以,草地上捡狗屎,是捡拾乡愁哈——这么说,会不会有点矫情?

我边散步边嚼着自家树上掉下的橄榄(福州从八九月到第二年清明前后,橄榄树下,或多或少,都有果实可捡),陷入沉思。这橄榄,还有龙眼、荔枝等等,固然是土地的恩赐,也有“馒头”和我的功劳啊。

步也散了,茶也喝了,书也听了……吃了饭,进书房,或是读书,或是写作,比如写这篇文章。春天时,抬眼看,书房前一片嫩绿;夏天时,由嫩绿而翠绿再墨绿;秋天到了,银杏渐黄,零落在冬天……家有三株银杏,书房取名“银杏书屋”。

午休起来,再进书房,坐拥书城,看一本一的书,仿佛后宫佳丽三千,她们等着宠幸哩。又觉得,书柜中收藏着灵魂,从庄子到鲁迅,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,随时恭候着与老汉闲聊,而且,还不要泡茶款待他们。

到了下午五点,该剪肥的剪肥,该浇水的浇水,该施肥的施肥,该拔草的拔草,该打药的打药……每天一小时,有了自家院子,足以让自己终生不会下岗。晚饭,然后继续散步,再听新书。



吴世耀/图

【知盘中餐】

